

20世纪以来宋人笔记研究述论

□ 宫云维

内容提要 20世纪以来的宋人笔记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不受重视到受重视,从少数知名学者为主到众多学者和出版机构争相介入,从选题的无序到有组织、有计划的过程,并出现了《梦溪笔谈校证》、《历代笔记概述》等一批颇具典范意义的研究成果,令人欣喜。但在整理的数量、质量以及检索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还远不能满足唐宋文史研究的需要。加大整理和研究宋人笔记的力度,编撰《宋人笔记类编》,建设更加完整的宋人笔记数据库,加强宋人笔记研究的理论建构等,是宋人笔记研究的必然出路。

关键词 宋人笔记

作者宫云维,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杭州 310018)

在历代的笔记类作品中,宋人笔记是比较独特的。明人《五朝小说》序言说“唯宋则出土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平生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大抵道出了宋人笔记的特点和价值。历代也都有学者从中检阅史事,以作为学术研究之资。

近年来更是有不少学者撰文肯定其价值。^①但在经学垄断学术的年代,宋人笔记同其它朝代的笔记一样被视为浅薄不合义理的“小道”,只是人们茶余饭后聊以消闲的谈资,并不能登学术研究之大堂。在传统的目录学家那里,笔记也只是被当作“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摇摆于子史之间,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20世纪以来,随着近代

49 [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一《言行见闻录》一,中华书局2003年版。

50 [清]陆陇其:《四书讲义·困勉录》卷三十七《尽心下》。

51 [明]刘惟谦等修,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二十四《私铸铜钱》,中国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52 [明]刘惟谦等修,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七《起解金银足色》。

53 《明英宗实录》卷三十五,正统二年十月庚午。

54 《明英宗实录》卷一三九,正统十一年三月癸未。

55 [明]戴金编纂:《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十四《户部类·赈济饥民作弊问发充军为民例》。

57 [明]舒化等:《问刑条例》,“刑律七·诈伪”,中国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58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百一十《仓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59 [明]毛万汇:《韩阳拙令》,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0 [明]朱国寿:《考成录略》清集《完钱粮》,北图古籍珍本丛刊60册。

61 [明]朱国寿:《考成录略》仁集《陈兴革》。

63 [明]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一《约则》,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65 [明]沈周:《石田翁客座新闻》卷八《雷击伪银父子》。

66 [明]朱元弼:《犹及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责任编辑 尹之

科学观念的传入,传统的笔记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一些知名的学者和出版机构也开始重视笔记的整理和研究,陆续出版和发表了一些关于宋人笔记的论著。笔者不揣浅陋,拟就20世纪以来的宋人笔记研究做一简单回顾,以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宋人笔记的研究工作。限于水平,定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敬祈方家斧正。

一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宋人笔记只是人们茶余饭后聊以消遣的谈资,并不受重视。这期间,从事过宋人笔记研究的,主要有邓之诚、罗根泽、胡道静等少数几位著名学者。

《东京梦华录》在宋人笔记中向以难读著名,戴望舒就称其为“一部极可爱又极不易读的书”^②。20世纪30年代,有人在邓之诚先生面前谈及“此录(《东京梦华录》)难施句读者”,邓先生即笑答“我当能之”,“因以暇日加黑一过。然多不能晓,则发书以求之,录于书眉及别纸,凡二三百条”。这是邓先生研究《东京梦华录》的开始。后因故搁置,直到五十年代末,在友朋的怂恿下,邓先生才将当年所注排纂成书,“视前增三之二”,交由出版社出版,这就是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京梦华录注》。^③邓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藏书家,对中国历史有精深的研究。在他的著作中,《东京梦华录注》显然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自己也知道此注“误者必多”,该书出版以来学术界也的确多有批评^④,但该注本征引前人别集、笔记等150多种,补充、提供了许多宋人笔记中可与《东京梦华录》相互参证的资料,是《东京梦华录》问世以来的第一个注本,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对于宋人笔记的研究也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刘永翔先生校注《清波杂志》,伊永文先生《东京梦华录笺注》均参考了该注。^⑤

胡道静先生是我国著名科技史和古典文献专家。早在上中学时,胡先生从所学的英语教科书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德国一位印刷工人发明的。快上大学时,胡先生读了美国学者卡特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惊讶地发现,活字印刷术这一重大发明发源于十一世纪的中国,在《梦溪笔谈》中就有记载。而当时出版的《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中,却找不到《梦溪笔谈》的

影子,只是在《四部丛刊续编》中将《梦溪笔谈》作为“笔记”收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促使他立志一定要把中国的这一科技古籍整理出来,让世界震惊。1956年在上海出版的《梦溪笔谈校证》和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校证梦溪笔谈》即是他研究《梦溪笔谈》三十多年的结晶,被学术界公认为建国十年中古籍整理的重大成就,国际学术界也予以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例如,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1957年第10期中的评论写道:“这两卷本的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⑥曾把《梦溪笔谈》誉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座标”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也说过:“胡道静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学者,他对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赢得了大声誉。”^⑦在日本,京都大学组织19位各学科专家费时15年翻译的《梦溪笔谈》日文本,其根据就是《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证梦溪笔谈》。^⑧尽管胡道静先生研究《梦溪笔谈》是出于科学史的目的,但《梦溪笔谈》毕竟是一部宋人笔记,胡先生的研究范式和成果,以及为之付出的艰辛努力,无疑都是宋人笔记研究的典范,对宋人笔记的研究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与邓、胡二先生不同,罗根泽先生研究宋人笔记不是专注于哪一部宋人笔记,而是把笔记看作是“垃圾箱式”的著作——“无所不装,固亦无所不有。固然大半是破布碎纸,但珠玑珍宝亦散见其中”。基于此种观念,罗先生曾拟邀友人组织一个笔记研究会,“将成千累万的垃圾箱打碎拆零,重装为分类垃圾箱”,“惟人各有志,一时不易实现”。而罗先生自己,却趁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之机,“就宋人笔记中,提出文学批评的材料,做一排文学批评的垃圾箱”^⑨。罗先生的这“一排文学批评的垃圾箱”中,包含了吴处厚《青箱杂记》吴曾《能改斋漫录》洪迈《容斋随笔》费衮《梁溪漫志》王得臣《麈史》吴子良《林下偶谈》张邦基《墨庄漫录》李廌《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俞成《萤雪丛说》陈善《困民新话》韩淲《涧泉日记》宋祁《宋景文公笔记》罗大经《鹤林玉露》等宋人笔记,后来分别以《笔记文评杂录》《笔记文评新录》为题,收录于《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中。

很显然,无论是邓之诚、胡道静先生,还是罗根泽先生,他们研究宋人笔记都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完全是由于个人兴趣所在,或者因科研工作的便利。

二

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宋人笔记研究,主要是在1980年以后。而且,研究和整理的队伍,也由少数著名学者扩大到众多学者和著名出版机构争相参与。

先是关出版社,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开始组织力量整理历代笔记。与宋代有关的,先后有中华书局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宋元笔记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唐宋小说笔记丛刊》等。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4年6月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2月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大象出版社也分别于2003年、2006年、2008年出版了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整理的《全宋笔记》第一、第二、第三辑。

其次是整理和研究宋人笔记的队伍也在日渐扩大。这其中,既有邓广铭、徐规先生这样资深的一代宋史研究专家,也有朱杰人、方建新等中年学者以及舒仁辉、丁海燕等青年才俊。从研究的方式和范围来看,既有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朱菊如《齐东野语校注》、赵学智《东坡志林校注》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等校注(证)和校点类作品,也有大量的以考辨宋人笔记事实、名物、版本为事的单篇论文。如方建新的《〈避暑录话〉考略》^⑩朱杰人的《王銍及其〈默记〉》^⑪孙菊园的《〈靖康要录〉作者考实》^⑫刘孔伏的《〈游宦纪闻〉考辨三题》^⑬程国政的《孔平仲与〈续世说〉》^⑭卢维春的《〈麟台故事〉探微》^⑮王铁军的《〈岁时广记〉初探》^⑯宫云维《宋人笔记与宋代科举制度研究》^⑰等。

再次,有关宋人笔记的通俗读物也有所增加。此前,关于宋人笔记的通俗选本,仅有吕叔湘先生的《笔记文选读》,选入历代笔记9种,其中7种是宋人笔记。所选内容,“或写人情,或述物理,或记一时之谐谑,或叙一地之风土,多半是和实际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目的是“为了便于青年

阅读”。^⑱1980年以后,则先后有1991年10月巴蜀书社出版的朱瑞熙、程君健译注的《宋代笔记小说选译》1996年9月巴蜀书社出版的胡道静等著的《梦溪笔谈导读》1998年7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姜汉椿译注的《东京梦华录全译》等等,虽是通俗读物,对于笔记的普及和引起各界的重视,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宋人笔记之受到学界重视,在有关的文学史教科书中也有所体现。如1996年3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5月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简史》,199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1999年8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对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洪迈的《容斋随笔》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周密的《武林旧事》等宋人笔记有专门的介绍,有的甚至还有论述宋人笔记的专节。这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刘叶秋先生所著《历代笔记概述》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历代笔记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著作。此后,1993年9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晖著的《宋代笔记研究》1999年12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吴凤雏等著的《宋代笔记概论》等专门以宋人笔记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此外,台湾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3年8月出版的吴礼权著《中国笔记小说史》^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苗壮著《笔记小说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的郑宪春著《中国笔记文史》等,也都含有关于宋人笔记(笔记小说)的章节。另据笔者所知,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也都有研究生将宋人笔记作为硕士或博士论文选题。上海师范大学编辑整理的《全宋笔记》还得到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立项资助,这意味着宋人笔记研究开始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昔日茶余饭后聊以消闲的谈资,开始登上了学术大雅之堂。这对于宋代文史等的研究,无疑是一个福音。

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迄今为止,宋人笔记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对宋人笔记的点校和整理

方面,其目的显然是为唐宋文史的研究等提供基本史料的。这就要求整理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具有数量全、质量高的特点。然而,综览现已整理出版的宋人笔记,我们发现,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达到上述要求。

从数量上看,现行整理和出版的宋人笔记数量明显偏少。现存宋人笔记的数量究竟有多少?由于目前学术界关于笔记与笔记小说、小说的概念尚无法作出统一的划分,各家统计出来的数字并不一致。台湾学者黄启方先生的学生统计有810种左右,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曾枣庄教授统计有711种。²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正在编撰的《全宋笔记》拟出版现存宋人笔记500种左右。而目前,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整理出版等《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宋元笔记丛书》《唐宋小说笔记丛刊》等,加在一起,也不过50种左右。大象出版社已经出版的三辑《全宋笔记》150种左右,其中,还包括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数十种。显然,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宋人笔记数量,即使与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认定的现存500种左右相比,也是差之甚远的。

其次,如果我们再从版本、校勘等诸方面去要求现已整理出版的宋人笔记,我们会更加感到不满意。虽然其中不乏高水平、高质量的整理点校本,如孔凡礼先生点校《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渔樵闲话录》《龙川略志》《龙川别志》邓广铭、张希清先生点校的《涑水纪闻》王瑞来先生点校的《鹤林玉露》伊永文先生笺注的《东京梦华录笺注》等等。但更多的点校本则质量平庸,错字、误点、误改,乃至版本等多方面的错误,屡屡出现。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为例,已有多位学者撰文批评。如前揭徐规先生的《旧闻证误》研究》《青箱杂记》订误》《湘山野录》《玉壶清话》订误》舒仁辉《〈泊宅编〉、〈青溪寇轨〉考订》钟振振《读〈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铁围山丛谈〉札记》《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鹤林玉露》校读记》等等,其批评的对象即是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此外,陈新《宋人笔记点校质量亟须提高》丁海燕《中华书局版宋人史料笔记小议》崔文印《〈南部新书〉点校商兑》罗宁《〈南部新书〉需要校证》²¹等,也都对中华版相

关的宋人笔记点校问题提出了批评。兹不赘叙。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点校疑误汇录》已经出版六册,有关笔记点校失误的批评中,大部分是关于宋人笔记的。

如果再从使用价值来着眼,即使是上述数量不多的宋人笔记点校本也仍然存在着很大问题。从宋人笔记的史料来源来看,有道听途说的,有误书误引的,有重复记载的,有考辨不精的,有随意雌黄的,甚至有挟个人恩怨而记事记言的。所有这些,仅仅凭一个好的点校本,是不够的。因此,相对于点校本宋人笔记而言,我们更希望对价值较高的宋人笔记中的记事及文字异同等进行深入考订、校正(注)。迄今为止,关于宋人笔记的校正(注)本,仅有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朱菊如等《齐东野语校注》赵学智《东坡志林校注》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等少数几部,实在是少得可怜。

相对于笔记的文本整理,宋人笔记的理论性、系统性研究更加薄弱。

其实,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王季思先生著《中国笔记小说略述》就曾指出:“大约宋人笔记,有两个特色:一、每节故事下面而常附以议论;二、所记多同时人的故事。——即使所记系先朝或怪异的故事,也往往是对当时社会意有所指的。”²²刘叶秋所著《历代笔记概述》凡八章,十三万余字,第一章为绪论,归纳、钩稽了笔记的含义和类型、渊源和名称,后七章分别对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金元、明代、清代的笔记作了“概述”。其中第四章《宋代的笔记》分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辩证类,对《涑水纪闻》《归田录》《师友谈记》《愧水燕谈录》等七十余种宋人笔记(不含小说故事类的《稽神录》《夷坚志》等志怪传奇著作)作了或详或略的介绍。刘叶秋先生是在大多数学者漠视笔记研究的情况下选择笔记研究的,有补阙拾遗的意义,因而其《历代笔记概述》就不免具有了开创之功。尤其是作者关于笔记的含义和类型的划分,笔记的渊源和名称的梳理,是迄今为止最为合理、最为科学的关于笔记的论述,其后的笔记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的。近年来的宋人笔记研究也无不受惠于此。宁宗一

先生评价说:“这部看似很小的书,却是一部可分可阖可拆可接的大书。平面地看,它是历代笔记的概述,是一部为今后阅读笔记的导读之作,然而其材料背景,却有其碧海掣鲸的历史大场面,自有其云蒸霞蔚的人文景观在。”²³但遗憾的是,该著更像是一部“阅读笔记的导读之作”,“其云蒸霞蔚的人文景观”没有在其及其有限的篇幅里很好地得以体现。

《宋代笔记研究》虽然被誉为“中国大陆第一部专门研究宋人笔记的专著”²⁴,在篇幅上也大大超越了刘著。正如该书作者在摘要中所言,该书追求的是“吸收现代社会科学数学化、综合化的新方法,力求得出宋人笔记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但从实际情况看,作者所得出的有关宋人笔记的地位和特点、宋笔记的缺点等“规律性的东西”,比如宋人笔记的“宋人笔记有形式自由、内容广泛、文学内容增多”等,显然就理论框架而言,并没有超出刘叶秋先生有关笔记特点的论述。倒是其有关宋人笔记史学价值、文学价值的勾勒,正如周勋初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的那样,“为研究唐宋两代的文学史工作者省却翻检之劳,提供许多有用的材料”²⁵。但是,随着相关电子数据库和电子书的出现,其“省却翻检之劳”的意义也就不得不大打折扣了。

《宋代笔记概论》据说目的在于如何向青年读者弄清楚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笔记”和现代青年概念中“笔记”并非同一概念,“除在相关章节中介绍分类特征及代表著作,并对笔记作者予以一定简介外,有的还专辟一节按类辑录典型例条,让‘笔记’自己‘现身说法’,让读者从中体会其特征”,²⁶但从实际内容上看,该书似乎更像是有关宋人笔记的介绍和选编。例如,该书第四章《宋人科技笔记》一章共32页,竟有差不多24页全部在引录宋人笔记原文。

四

造成上述宋人笔记研究状况的原因,固然有笔记自身的原因。传统的轻视笔记的观念导致宋人笔记在历代的传承中多有散佚。笔记本身“不拘类别,有闻即录”;“长长短短,记叙随宜”的特点²⁷,使其内容芜杂,真伪难辨。如何搜辑现存的宋人笔记,校正其讹误,最大程度地发掘其价值,

为研究宋代文史服务,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面对的课题。展望未来,我以为,至少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组织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笔记文本进行考订、校证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宋人笔记在流传的过程中在版本、文字等方面有许多的异同乃至史实的错讹,优秀版本的选择、文字的考订、史实的正误乃至散失文本的辑佚,这是宋人笔记研究的基础。尤其是要对较重要的宋人笔记进行校正(注)工作。《梦溪笔谈校证》、《清波杂志校注》等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典范。虽说这一工作颇为艰难,但只要措施得当,组织得力,态度认真,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完成对100余部宋人笔记的校正(注)工作,并不是不可能的。

第二,从使用的便利角度考虑,现行的宋人笔记整理本,大都不便检索。可考虑编撰《宋人笔记类编》和创建更加完整的宋人笔记数据库。²⁸我们研究宋人笔记的目的就是要为唐宋文化的研究服务,相对于《全宋笔记》及业已出版的其它宋人笔记作品而言,笔者以为,将宋人笔记分门别类进行类编更能方便读者的使用,更能发挥宋人笔记的价值。古人已经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如宋人所编的《西山图经》、《仇域志》、《皇朝事实类苑》、《太平治迹统类》、《中兴治迹统类》近人所编《宋人轶事汇编》等。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诸书在引用书目、收录范围、所分类别等方面有许多不足而已。而我们现在,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比古人做的更好、更全。

关于创建宋人笔记的数据库,早在1987年,河南大学就已经开发了《电脑化宋人笔记检索系统》为海内外数十家文史研究机构的学者服务,显示出很高的应用价值。但由于该数据库收入宋人笔记数量少(只有50种),再加上服务范围有限,大大影响了其价值。近年来,海内外各种数据库纷纷涌现,如《计算机甲骨文信息处理系统》、《全唐诗》、《先秦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三经》、《全唐文》、《诸子集成》、《全宋诗》、《全唐五代宋词》、《汉籍全文数据库》、《汉及以前全部传世文献》、《魏晋南北朝全部传世文献》、《竹简帛书出土文献》、《四库全书》、《二十五史》等等,为我们创建和开发古典文献数据库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科学技术的日

新月异也为我们提供了更新的技术支撑,建立全宋笔记数据库的条件已经成熟。

第三,从建立学科体系的大处着眼,建构笔记研究的理论体系。“考虑将笔记的分类如何从传统框架走向现代规范化的梳理”,“如何建立科学体系,加强学科意识,把笔记作为相对独立的门类文体进行学科性的探究”,²⁹厘清笔记与其它文体的关系,探究笔记的文化意义,是当前关于笔记研究,包括宋人笔记研究的当务之急。近年来程毅中、陶敏等先生也先后著文谈及于此³⁰,这无疑为宋人笔记研究的利好信息,我们衷心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和有识之士参与宋人笔记的理论研究。

注释:

①关于宋人笔记的价值,近年来论者颇多,傅璇琮先生《全宋笔记·序》论之尤详,可参考。详见《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②戴望舒:《读〈东京梦华录〉里的一个句读问题》,王文彬、金石主编《戴望舒全集·散文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③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如孔宪易《读〈东京梦华录注〉小议》(《学林漫录》1981年第4期),程毅中《〈东京梦华录注〉拾遗》(《学林漫录》1983年第8期),龚延明《关于〈东京梦华录注〉部分注文商榷》(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编《宋史研究集刊》,杭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等等,日本学者也专门发表过书评。

⑤详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前言,中华书局1994年版;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前言,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⑥转引自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上册之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原文为法文。

⑦李约瑟:《传统的中国科学》第一讲。转引自白智勇:《胡道静先生和〈梦溪笔谈〉校证》,《书屋》,1996年第4期。

⑧据日本国全译本《梦溪笔谈》凡例。见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上册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原文为日文。

⑨罗根泽:《笔记文评杂录》小序,载《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19页。

⑩载《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⑪载《浙江学刊》1993年第2期。

⑫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⑬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⑭载《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⑮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年第2期。

⑯载《东岳论丛》1988年第3期。

⑰载《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

⑱吕叔湘:《笔记文选读·前记》,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2年版,第1页。

⑲该书1997年8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又重版。

⑳参见黄启方“第一届文学与信息科技会议”论文《在信息环境建构宋人笔记数据对宋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以释惠洪〈冷斋夜话〉与胡仔〈渔隐丛话〉中苏轼之相关述论为例》,2003年,台湾元智大学。<http://cls.admin.yzu.edu.tw/LIT/simple/sim-participants.htm>

㉑分别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2年第5期、《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3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年第4期。

㉒㉓原载《战时中学生》1940年第二期,后收入《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第304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㉔宁宗一:《历代笔记概述》序,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

㉕周勋初:《宋代笔记研究》序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㉖吴凤雏、傅林辉:《宋代笔记概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219页。

㉗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㉘洪本健先生亦久有编撰《宋人笔记类编》之意。2006年8月成都“宋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笔者曾向洪先生请教过,收益非浅,并蒙洪先生雅意赐大作《关于两宋笔记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考》(韩国《中国语文学》第44期,2004年12月)抽印本一册,谨此致谢。洪先生在其大作中还专门就编撰《两宋笔记资料类编》的可行性和计划等进行了探讨,并拟订了详细的要目,可参考。

㉙前揭傅璇琮《全宋笔记》序。

㉚程毅中:《漫谈笔记小说及古代小说的分类》(《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年第3期),陶敏等:《“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

责任编辑 尹之

Keywords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False Silver Circulation the County Dealing with Expiration

**The Review on the Research to the Notes Comp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97)

Gong Yun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research for the notes compiled by the people in Song Dynasty experience a variational process: researching attitude from despising to recognition, selecting objects from out-of-order to designedly, and coming forth some nonesuch production such as Emendation for Dream Stream Essays and Past Dynasties notes Summarization. But these researches don't meet for the study in literary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cies in compilation quantity, quality and searches. It's necessary to increasing the coordination and research for the notes comp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compiling Compilation for the Notes Comp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strengthen the building of the studying theory for the notes comp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Keywords Notes Comp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Conceptions of the 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phor

(103)

Meng Hongdang (English Department,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00)

Abstract Understanding self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goals of human beings, and thus conceptions of self have been the key sub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phor, the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human beings, the influence of work and possessions upon the realization of self as well as the philosophical theme that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Keywords Self Conception, Metaphor

**The “Nihilism” of History and the “Non-Rationality” of Civilization—On the Marginality
of the Existentialism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a (Part One)**

(108)

Yang Jingjian, Dong Waping (Literature School,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Existentialism literature in fact was a kind of centurial ideological trend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a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while it always was at the marginal condition which resulted from “non-rational offensive”. The non-rational offensive originated in the suspicion spirits and denial consciousnesses of the existentialism. It suspected the “Modernity” of the ideals of historic evolution and social progress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From Lu Xun's Wreeds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to the new historicism novels in the end of the century, the “nihilism” of history and the “non-rationality” of the civilization became a basic creation standpoint of the existentialism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Because of unsuitable for that time, it had to be on the edgy, and on the other hand showed its unique value orientation.

Keywords The 20th Century China Literature, Existentialism, Non-Rational Offensive, Marginality

The Explainable Extent of the Archetypes in Folklore Study

——Use the Animal Worship Archetype in Tibetan Folklore as An Example

(114)

Yu Yu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is thesis aims to analysis the limitation of the Archetypes in Chinese Minority folklores' study. It also uses the Art Anthropology as a main method, and the animal worship archetype in Tibetan folklore as an example to indicate that the Chinese Minority folklore studies should not leave the cultural situation research. It is useless to discuss the essential problem without knowing the certain cultural circumstance.

Keywords Explainable Extent, Archetypes, Animal Worship, Tibetan Folklore